



紫藤花开

■ 晨之风

阳春三月,接连下了几场春雨。学校教学楼前的紫藤廊下,两排紫藤解渴后相继盛开,为单调了一冬的校园平添了几分绚丽的色彩。

校园里的紫藤花是最早的报春使者。看,那粉嫩的芽苞在柔弱的枝头上跳跃抖动,撒落一地的春意,积蓄了一冬的紫藤生命不可遏抑,用不了多少时日,先前貌似干枯的藤条上便涂满了密密的绿意。芽儿亮晶晶的,叶儿稠密密的,一阵风吹来,摇曳出一片诗情画意。四月初,紫藤的密叶里耸出一簇簇小花苞,迅速长成一串一串的,从叶缝里垂下来,那是即将盛开的预兆,此时最引人注目,下课休息时、放学后,学生三三两两路过教学楼时,都不忘看一眼藤架,看看紫藤花开了没有。

紫藤花开了,藤架上挂满了一束束点点碎碎紫颜色的小花儿,硕大的花穗垂挂枝头,花色不明艳,冷色调的淡紫色,紫中微微带点蓝,比槐花略大一点,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,透着甜甜的味道。

课间,一群群学生假在紫藤廊下,

啜饮一口花香气,尽情品咂着这醉人心脾的气息,整个校园都飘满了淡淡的花香,这淡淡的花香引来众多蜜蜂在朵朵花间嘤嘤嗡嗡忙碌着,五彩斑斓的蝴蝶也飞来凑热闹……这是紫藤廊一年里最热闹的时候,也是紫藤花最为得意的时候,因为可以任意张扬自己的生命底色。身为人师的我,在这段日子里,闲暇时总爱往那两排紫藤廊望上几眼,而紫藤也似乎通晓人性,每次总会报以不同的美姿怡我眼目。李白有诗云:“紫藤挂云木,花蔓宜阳春。密叶隐歌鸟,香风流美人。”真是道尽了紫藤之美。

可惜好花不常开。过不了多久,紫藤花谢,便会向外无限拉长生命的空间,有点依附物便会攀上去。驻足在藤架下,向上望去,藤条蛛网一样盘根错节,很难觅到一块闲置的空间,这正是紫藤的追求所在,不给生命留下空隙。

在有些人眼里,紫藤似乎天生缺少骨性,更谈不上血性。世人赋予了紫藤柔性的气质,总认为没有依附物紫藤便难以独立支撑,其实这是一种



误解。应该说,紫藤有很强的向上发展的欲望,它不会不失时机地向高处争夺空间。这在某些人看来也许有点不可思议,但紫藤却真真切切做到了。固然仅凭这一条紫藤是不能向空中发展的,强烈的生存意识促使紫藤利用自己的柔性像麻花一样缠成一个“钻头”,向着天空努力“钻”去,柔弱的生命在盘旋前进中显得尤为壮观。毕竟紫藤先天柔韧,形成的“钻头”在

风中摇摆,但“钻头”下部的藤条会迅速变粗变硬,最终变得坚韧起来,藤条形成的“钻头”终究站立在藤架上,向路过的行人显示自己的存在。

我欣赏紫藤生命不息的精神,在生命旺盛期抓住机会尽力炫耀自己,张扬自己的辉煌,以看似柔弱的身躯撑起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。闭目思索,紫藤为了生存迸发出的生命力,不正是我们要学习的吗?

一朵芙蕖,开过尚盈盈

——读苏轼《江城子·江景》

■ 墨竹



一首词的填写固然有一定格式,而按照一定格式填写的词,却可以风格各异。一代文宗苏轼,善于抓住稍纵即逝的事物和情感,用艺术的手法,或婉约或豪放,定格并赋予其长久的文学生命力,流传至今。对《江城子》这一词牌的运用,更是游刃有余,汪洋恣肆。婉约如“十年生死两茫茫”,真挚朴素、凝重凄凉。豪放如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,气势雄浑,旷达豪放。而今新读一首《江城子·江景》,竟也满口生香,韵味绵长。

“凤凰山下雨初晴,水风轻,晚霞明。一朵芙蕖,开过尚盈盈。何时飞来双白鹭,如有意,慕娉婷。忽闻江上弄哀筝,苦含情,遣谁听!烟敛云收,依约是湘灵。欲待曲终寻问处,人不见,数峰青。”

这首词源于苏轼初任杭州通判之时。据《张先传》记载,苏轼和张先同游西湖,远远看到湖心停泊一只精美画舫,船头坐一丰盈美妇轻奏古筝,悲切凄婉。一曲终了,美妇起身面向苏轼:“大人,我自幼仰慕你的才情和为人,对你的诗文无不尽力搜罗,读数遍仍爱不释手。常叹无缘相见,听说你来杭州任职,喜出望外。我已为人妻,本不该抛头露面,无奈多年一愿,不忍付之东流,今天特意来此等候,为你献上一曲以表心意。”一语道罢,画舫掉头离去。

于是,苏轼一首《江城子·江景》,记载了这个意味悠远的故事。《江城子·江景》当属婉约词,但它完全脱离了花间派的男欢女爱卿卿我我,用热情健朗、清丽脱俗的文学语言,记载了两位知性男女的一次邂逅。上阕用美到极致的西湖风景烘托,展示出一个高雅洁净的意象。下阕直切主题,用烟云屏气聆听,加重哀筝乐曲的

凄婉动情,用“依约”形容美妇的朦胧之美。而后急转,用山水青峰间的古筝回声戛然而止。

苏轼兼古文、诗词、书画于一身,他的作品,诗中有画、画中有诗。他讲究画面感,善于把水墨色彩转换为文字语言,极大丰富了词境的丰满和作品的灵动。《江城子·江景》中,他用画家的审美情趣,挑选出西湖四季中最美的几个时段,分别把春之西湖、雨后西湖、夕照西湖集于一体,在词的上阕,用青翠欲滴的远山松峰、清澈平静的雨后湖面、晚霞映射的湖光山色,陪衬于一朵亭亭荷花,远处白鹭飞来。读这首词,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幅生动的画面。

苏轼擅长事物特点的捕捉,讲究事物或情感与文学语言的高度契合。诗词也好,古文也罢,他总能将最贴近事物或情感本身的语言,最简略最真切的表达出来。十九世纪法国著名文学家莫泊桑(1850-1893)强调:“不论一个作家所要描写的东西是什么,只有一个词可供他使用,用一个动词要使对象生动,一个形容词要使对象的性质鲜明。这里强调的,就是语言的准确性。”苏轼就是那个掌握最准确的动词和形容词的典范。本词上阕,“一朵芙蕖,开过尚盈盈”,简略9字,准确定性,虽然过了绽放花期,仍然风姿绰约的一朵荷花;下阕用“依约是湘灵”的典故,触发读者对历史人物及故事的联想,以及弹奏哀筝曲的出处,深化了词的感情色彩;结尾用“人不见”描述美妇的良好教养和极具分寸的品行。

苏轼广泛交友,上至王宫贵族,下至黎民百姓。长年流放生活,使他了解各个阶层的语言表达和审美情趣。也许因此,苏轼讲究技巧,以留白丰富词的涵韵量,语断意连出一个耐人寻味的结尾,正欲寻问之时,美妇转头离去,整个画面出现了空白,而替代空白的是回旋在山间湖面的筝声。这种宕开一笔的留白手法,恰如诗经中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。”同样的效果。朦胧美永远是最诱人的,最可以让众多读者发挥个人审美想象的。喜胖之“丰腴圆润”、喜瘦之“娥眉细腰”、喜柔顺“温婉可人”、喜端庄“高贵典雅”。总之,每个读者都会从美词中获得艺术品味和享受。

春柳俏春醉斯人

■ 王科军



一阵阵春风吹过,山青了,柳绿了,小草长出来了,花儿也快开了……春天来了,我喜欢打开窗户,嗅着空气中弥漫的淡淡清香,手里拿本古典诗词,在里面仔细寻找描写春柳的各种诗句和诗词。

不知是爱春天,还是爱柳树。总之,每年的春天,摇曳着身姿的春柳总会带给我一次次感动。“柳条百尺拂银塘,且莫深青只浅黄。未必柳条能蘸水,水中柳影引他长。”南宋杨万里的《新柳》诗,画面清新,描摹细腻,节奏明快,流淌的文字把初春时节的春水和新柳描写得灵动鲜亮而深情。

唐代贺知章的《咏柳》:“碧玉妆成一树高,万条垂下绿丝绦。不知细叶谁裁出,二月春风似剪刀。”这是一首耳熟能详的咏物诗,诗人通过对柳树的颜色、柳枝的姿态和柳叶的形态进行细致描写,既赞美了春柳,又表达了对春天的眷恋和无限深情,令人百读不厌。

唐代雍裕之的《江边柳》有诗云:“袅袅古堤边,青青一树烟。若为丝不断,留取系郎船。”此诗清隽自然,春姿若梦,似有水声。诗人一入笔,便勾画了一幅翠丽的古堤春柳图,悦目又怡心。古堤两旁,垂柳成行,苍

翠蓊郁,袅袅婷婷的柳丝似一缕缕烟霞在飘舞。诗人雍裕之在《江边柳》中,笔锋继续往前走,女主人公愿做绵绵不断的柳丝,把情人的船儿系住,爱意浓浓,永不分离。这首从历史中走来的经典古诗词,用意浓浓又婉切,道出了春柳的美和魂与人的本色。

品读南山醉桥的日记《闲看春柳》,我确实有点嫉妒了。作者把他心目中的春柳刻画得微妙微肖,语言简短却很精致,那姿态、那神采,让人陶醉。真可谓“柳醉春烟,人迷柳浪”。“闲看柳浪,滚动的是心潮”。

我对春柳的一往情深,与南山醉桥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我从小就欣赏春柳的秀色,家乡的小河边、柳林下,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。

清晨,我喜欢看春柳俯下头的形态,那枝条像少女的秀发,随风摇曳;午后的春柳简直就是一场时装秀,条条柳支轮番展示着迷人的身姿;傍晚,阵阵春风袭来,春柳飘逸的秀发时时触碰着我的前额,犹如假依在我身旁的女子,令人怜爱。

春光丽影拂醒了一角天空,故乡的春柳从古诗词里走来,裹着隽美和思想,在不老的时空中散发着阵阵诗意……

